資治通鑑/卷121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一百二十 ◄

資治通鑑
卷一百二十一 宋紀三

► 卷一百二十二

起著雍執徐，盡上章敦牂，凡三年。

資治通鑑 第121卷

【宋紀三】起著雍執徐，盡上章敦牂，凡三年。

太祖文皇帝上之中元嘉五年（戊辰，公元四二八年）

春，正月，辛未，魏京兆王黎卒。

荊州刺史、彭城王義康，性聰察，在州職事修治。左光祿大夫范泰謂司徒王弘曰：「天下事重，權重難居。卿兄弟盛滿，當深存降挹。彭城王，帝之次弟，宜征還入朝，共參朝政。」弘納其言。時大旱，疾疫，弘上表引咎遜位，帝不許。

秦商州刺史領澆河太守姚浚叛，降河西，秦王熾磐以尚書焦嵩代浚，帥騎三千討之。二月，嵩為吐谷渾元緒所執。

魏改元神䴥。

魏平北將軍尉眷攻夏主於上邽，夏主退屯平涼。奚斤進軍安定，與丘堆、娥清軍合。斤

馬多疫死，士卒乏糧，乃深壘自固。遣丘堆督租於民間，士卒暴掠，不設儆備。夏主襲之，堆兵敗，以數百騎還城。夏主乘勝，日來城下鈔掠，不得芻牧，諸將患之。監軍侍御史安頡曰：「受詔滅賊，今更為賊所困，退守窮城，若不為賊殺，當坐法誅，進退皆無生理。而諸王公晏然曾不為計乎？」斤曰：「今軍士無馬，以步擊騎，必無勝理，當須京師救騎至，合擊之。」頡曰：「今猛寇游逸於外，吾兵疲食盡，不一決戰，則殆在旦夕，救騎何可待乎！等於就死，死戰，不亦可乎！」斤又以馬少為辭。頡曰：「今斂諸將所乘馬，可得二百匹，頡請募敢死之士出擊之，就不能破敵，亦可以折其銳。且赫連昌狷而無謀，好勇而輕，每自出挑戰，眾皆識之。若伏兵掩擊，昌可擒也。」斤猶難之。頡乃陰與尉眷等謀，選騎待之。既而夏主來攻城，頡出應之。夏主自出陳前搏戰，軍士識其貌，爭赴之。會天大風，揚塵，晝昏，夏主財走，頡追之，夏主馬蹶而墜，遂擒之。

夏大將軍、領司徒、平原王定收其餘眾數萬，奔還平涼，即皇帝位，大赦，改元勝光。

三月，辛巳，赫連昌至平城，魏主館之於西宮，門內器用皆給乘輿之副，又以妹始平公主妻之；假常忠將軍，賜爵會稽公。以安頡為建節將軍，賜爵西平公；尉眷為寧北將軍，進爵漁陽公。

魏主常使赫連昌侍從左右，與之單騎共逐鹿，深入山澗。昌素有勇名，諸將威以為不可。魏主曰：「天命有在，亦何所懼！」親遇如初。

奚斤自以為元帥，而昌為偏裨所擒，深恥之。乃捨輜重，繼三日糧，追夏主於平涼。娥清欲循水而往，斤不從，自北道邀其走路。至馬髦嶺，夏軍將遁，會魏小將有罪亡歸於夏，告以魏軍食少無水。夏主乃分兵邀斤，前後夾擊之，魏兵大潰，斤及娥清、劉拔皆為夏所擒，士卒死者六七千人。

丘堆守輜重在安定，聞斤敗，棄輜重奔長安，與高涼王禮偕奔薄阪，夏人復取長安。魏主大怒，命安頡斬丘堆，代將其眾，鎮薄阪以拒之。

夏，四月，夏主遣使請和於魏，魏主以詔諭之使降。

壬子，魏主西巡。戊午，畋於河西。大赦。

五月，秦文昭王熾磐卒，太子暮末即位，大赦，改元永弘。

平陸令河南成粲復勸王弘遜位，弘從之，累表陳請。帝不得已，六月，庚戌，以弘為衛將軍、開府儀同三司。

甲寅，魏主如長川。

葬秦文昭王於武平陵，廟號太祖。秦王暮末以右丞相元基為侍中、相國、都督中外諸軍、錄尚書事，以鎮軍大將軍、河州牧謙屯為驃騎大將軍，征安北將軍、涼州刺史段暉為輔國大將軍、御史大夫，叔父右禁將軍千年為鎮北將軍、涼州牧，鎮湟河，以征北將軍木弈干為尚書令、車騎大將軍，以征南將軍吉毘為尚書僕射、衛大將軍。

河西王蒙遜因秦喪，伐秦西平。西平太守麴承謂之曰：「殿下若先取樂都，則西平必為殿下之有。西平苟望風請服，亦明主之所疾也。」蒙遜乃釋西平，攻樂都。相國元基帥騎三千救樂都，甫入城，而河西兵至，攻其外城，克之；絕其水道，城中飢渴，死者太半。東羌乞提從元基救樂都，陰與河西通謀，下繩引內其兵，登城者百餘人，鼓噪燒門；元基帥左右奮擊，河西兵乃退。

初，文昭王疾病，謂暮末曰：「吾死之後，汝能保境則善矣。沮渠成都為蒙遜所親重，汝宜歸之。」至是，暮末遣使詣蒙遜，許歸成都以求和。蒙遜引兵還，遣使入秦弔祭。暮末厚資送成都，遣將軍王伐送之。蒙遜猶疑之，使恢武將軍沮渠奇珍伏兵於捫天嶺，執伐並其騎士三百人以歸。既而遣尚書郎王杼送伐還秦，並遺暮末馬千匹及錦罽銀繒。秋，七月，暮末遣記室郎中馬艾如河西報聘。

魏主還宮。八月，復如廣寧觀溫泉。

柔然紇升蓋可汗遣其子將萬餘騎寇魏邊。魏主自廣寧還，追之，不及。九月，還宮。

冬，十月，甲辰，魏主北巡。壬子，畋於牛川。

秦涼州牧乞伏千年，嗜酒殘虐，不恤政事，秦王暮末遣使讓之，千年懼，奔河西。暮末以叔父光祿大夫沃陵為涼州牧，鎮湟河。

徐州刺史王仲德遣步騎二千伐魏濟陽、陳留。

魏主還宮。

魏定州丁零鮮于台陽第二千餘家叛，入西山，州郡不能討。閏月，魏主遣鎮南將軍叔孫建討之。

十一月，乙未朔，日有食之。

魏主如西河校獵。十二月，甲申，還宮。

河西王蒙遜伐秦，至磐夷，秦相國元基等將騎萬五千拒之。蒙遜還攻西平，征虜將軍出連輔政等將騎二千救之。

秘書監謝靈運，自以名輩才能，應參時政。上唯接以文義，每侍宴談賞而已。王曇首、王華、殷景仁名位素出靈運下，並見任遇，靈運意甚不平，多稱疾不朝直；或出郭遊行，且二百里，經旬不歸，既無表聞，又不請急。上不欲傷大臣意，諷令自解。靈運乃上表陳疾，上賜假，令還會稽。而靈運游飲自若，為法司所糾，坐免官。

是歲，師子王剎利摩訶及天竺迦毘黎王月愛，皆遣使奉表入貢，表辭皆如浮屠之言。

魏鎮遠將軍平舒侯燕鳳卒。

太祖文皇帝上之中元嘉六年（己巳，公元四二九年）

春，正月，王弘上表乞解州、錄，以授彭城王義康，帝優詔不許。癸丑，以義康為侍中、都督揚、南徐、衮三州諸軍事、司徒、錄尚書事、領南徐州刺史。弘與義康二府並置佐領兵，共輔朝政。弘既多疾，且欲委遠大權，每事推讓義康，由是義康專總內外之務。

又以撫將軍江夏王義恭為都督荊、湘等八州諸軍事、荊州刺史，以待中劉湛為南蠻校尉，行府州事。帝與義恭書，誡之曰：「天下艱難，家國事重，雖曰守成，實亦未易。隆替安危，在吾曹耳，豈可不感尋王業，大懼負荷！汝性褊急，志之所滯，其欲必行，意所不存，從物回改。此最弊事，宜念裁抑。衛表遇士大夫以禮，與小人有恩；西門、安於，

矯性齊美；關羽、張飛，任偏同弊。行己舉事，深宜鑒此！若事異今日，嗣子幼蒙，司徒當周公之事，汝不可不盡祗順之理。爾時天下安危，決汝二人耳。

「汝一月自用錢不可過三十萬，若能省此，益美。西楚府捨，略所諳究，計當不須改作，日求新異。凡訊獄多決當時，難可逆慮，此實為難。至訊日，虛懷博盡，慎無以喜怒加人。能擇善者而從之，美自歸己；不可專意自決，以矜獨斷之明也！名器深宜慎惜，不可妄以假人。暱近爵賜，尤應裁量。吾於左右雖為少恩，如聞外論不以為非也。以貴凌物，物不服；以威加人，人不厭；此易達事耳。

「聲樂嬉游，不宜令過；蒲酒漁獵，一切勿為。供用奉身，皆有節度，奇服異器，不宜興長。又宜數引見佐史。相見不數，則彼我不親；不親，無因得盡人情；人情不盡，復何由知眾事也！」

夏酒泉公俊自平涼奔魏。

丁零鮮于台陽等請降於魏，魏主赦之。

秦出連輔政等未至西平，河西王蒙遜拔西平，執太守麴承。

二月，秦王暮末立妃梁氏為王后，子萬載為太子。

三月，丁巳，立丘子劭為太子。戊午，大赦。

辛酉，以左衛將軍殷景仁為中領軍。帝以章太后早亡；奉太后所生蘇氏甚謹。蘇氏卒，帝往臨哭，欲追加封爵，使群臣議之。景仁以為古典無之，乃止。

初，秦尚書隴西辛進從文昭王游陵霄觀，彈飛鳥，誤中秦王暮末之母，傷其面。及暮末即位，問母面傷之由，母以狀告。暮末怒，殺進，並其五族二十七人。夏，四月，癸亥，以尚書左射王敬弘為尚書令，臨川王義慶為左僕射，吏部尚書濟陽江夷為右僕射。

初，魏太祖命尚書郎鄧淵撰《國記》十餘卷，未成而止。世祖更命崔浩與中書侍郎鄧穎等續成之，為《國書》三十卷。穎，淵之子也。

魏主將擊柔然，治兵於南郊，先祭天，然後部勒行陳。內外群臣皆不欲行，保太后固止之，獨崔浩勸之。

尚書令劉絜等共推太史令張淵、徐辯使言於魏主曰：「今茲己巳，三陰之歲，歲星襲月，太白在西方，不可舉兵，北伐必敗。雖克，不利於上。」群臣因共贊之曰：「淵等少時嘗諫苻堅南伐，堅不從而敗，所言無不中，不可違也。」魏主意不決，詔浩與淵等論難於前。

浩詰淵、辯曰：「陽為德，陰為刑，故日食修德，月食修刑。夫王者用刑，小則肆諸市朝，大則陳諸原野。今出兵以討有罪，乃所以修刑也。臣竊觀天文，比年以來，月行掩昴，至今猶然。其占，三年天子大破旄頭之國。蠕蠕、高車，旄頭之眾也。願陛下勿疑。」淵、辯復曰：「蠕蠕，荒外無用之物，得其地不可耕而食，得其民不可臣而使，輕疾無常，難得而制；有何汲汲，而勞士馬以伐之？」浩曰：「淵、辯言天道，猶是其職，至於人事形勢，尤非其所知。此乃漢世常談，施之於今，殊不合事宜。何則？蠕蠕本國家北邊之臣，中間叛去。今誅其元惡，收其良民，令復舊役，非無用也。世人皆謂淵、辯通解數術，明決成敗，臣請試問之：屬者統萬未亡之前，有無敗征？若其不知，是無術也；知而不言，是不忠也。」時赫連昌在坐，淵等自以未嘗有言，慚不能對。魏主大悅。

既罷，公卿或尤浩曰：「今南寇方伺國隙，而捨之北伐；若蠕蠕遠遁，前無所獲，後有強寇，將何以待之？」浩曰：「不然。今不先破蠕蠕，則無以待南寇。南人聞國家克統萬以來，內懷恐懼，故揚聲動眾以衛淮北。比吾破蠕蠕，往還之間，南寇必不動也。且彼步我騎，彼能北來，我亦南往；在彼甚困，於我未勞。況南北殊俗，水陸異宜，設使國家與之河南，彼亦不能守也。何以言之？以劉裕之雄傑，吞併關中，留其愛子，輔以良將，精兵數萬，猶不能守。全軍覆沒，號哭之聲，至今未已。況義隆今日君臣非裕時之比！主上英武，士馬精強，彼若果來，譬如以駒犢斗虎狼也，何懼之有！蠕蠕恃其絕遠，謂國家力不能制，自寬日久，故夏則散眾放畜，秋肥乃聚，背寒向溫，南來寇鈔。今掩其不備，必望塵駭散。牡馬護牝，牝馬戀駒，驅馳難制，不得水草，不過數日，必聚而困弊，可一舉而滅也。暫勞永逸，時不可失，患在上無此意。今上意已決，奈何止之！」寇謙之謂浩曰：「蠕蠕果可克乎？」浩曰：「必克。但恐諸將瑣瑣，前後顧慮，不能乘勝深入，使不全舉耳。」

先是，帝因魏使者還，告魏主曰：「汝趣歸我河南地！不然，將盡我將士之力。」魏主

方議伐柔然，聞之大笑，謂公卿曰：「龜鱉小豎，自救不暇，夫何能為！就使能來，若不先滅蠕蠕，乃是坐待寇至，腹背受敵，非良策也。吾行決矣。」

庚寅，魏主發平城，使北平王長孫嵩、廣陵公樓伏連居守。魏主自東道向黑山，使平陽王長孫翰自西道向大娥山，同會柔然之庭。

五月，壬辰朔，日有食之。

王敬弘固讓尚書令，表求還東。癸巳，更以敬弘為侍中、特進、左光祿大夫，聽其東歸。

丁未，魏主至漠南，捨輜重，帥輕騎兼馬襲擊柔然，至栗水，柔然紇升蓋可汗先不設備，民畜滿野，驚怖散去，莫相收攝。紇升蓋燒廬舍，絕跡西走，莫知所之。其弟匹黎先主東部，聞有魏寇，帥眾欲就其兄；遇長孫翰，翰邀擊，大破之，殺其大人數百。

夏主欲復取統萬，引兵東至侯尼城，不敢進而還。

河西王蒙遜伐秦，秦王暮末留相國元基守枹罕，遷保定連。

南安太守翟承伯等據罕幵谷以應河西，幕末擊破之，進至治城。

西安太守莫者幼眷據汧川以叛，暮末討之，為幼眷所敗，還於定連。

蒙遜至枹罕，遣世子興國進攻定連。六月，暮末逆擊興國於治城，擒之，追擊蒙遜至譚郊。

吐谷渾王慕瑰遣其弟沒利延，將騎五千會蒙遜伐秦，暮末遣輔國大將軍段暉等邀擊，大破之。

柔然紇升蓋可汗既走，部落四散，竄伏山谷，雜畜布野，無人收視。魏主循栗水西行，至菟園水，分軍搜討，東西五千里，南北三千里，俘斬甚眾。高車諸部乘魏兵勢，鈔掠柔然。柔然種類前後降魏者三十餘萬落，獲戎馬百餘萬匹，畜產、車廬，瀰漫山澤，亡慮數百萬。

魏主循弱水西行，至涿邪山，諸將慮深入有伏兵，勸魏主留止，寇謙之以崔浩之言告魏主，魏主不從。秋，七月，引兵東還；至黑山，以所獲班賜將士有差。既而得降人言：「可汗先被病，聞魏兵至，不知所為，乃焚穹廬，以車自載，將數百人入南山。民畜窘聚，方六十里無人統領，相去百八十里，追兵不至，乃徐西遁，唯此得免。」後聞涼州賈胡言：「若復前行二日，則盡滅之矣。」魏主深悔之。紇升蓋可汗憤悒而卒，子吳提立，號敕連可汗。

武都孝昭王楊玄疾病，欲以國授其弟難當。難當固辭，請立玄子保宗而輔之；玄許之。玄卒，保宗立。難當妻姚氏勸難當自立，難當乃廢保宗，自稱都督雍、涼、秦三州諸軍事、征西大將軍、開府儀同三司、秦州刺史、武都王。

河西王蒙遜遣使送谷三十萬斛以贖世子興國於秦，秦王暮末不許。蒙遜乃立興國母弟菩提為世子。暮末以興國為散騎常侍，以其妹平昌公主妻之。

八月，魏主至漠南，聞高車東部屯巳尼陂，人畜甚眾，去魏軍千餘里，遣左僕射安原等將萬騎擊之。高車諸部迎降者數十萬落，獲馬牛羊百餘萬。

冬，十月，魏主還平城。徙柔然、高車降附之民於漠南，東至濡源，西暨五原陰山，三千里中，使之耕牧而收其貢賦；命長孫翰、劉絜、安原及侍中代人古弼同鎮撫之。自是魏之民間馬牛羊及氈皮為之價賤。

魏主加崔浩侍中、特進、撫軍大將軍，以賞其謀畫之功。浩善占天文，常置銅鋌於酢器中，夜有所見，即以鋌畫紙作字以記其異。魏主每如浩家，問以災異，或倉猝不及束帶；奉進疏食，不暇精美，魏主必為之舉箸，或立嘗而還。魏主嘗引浩出入臥內，從容謂浩曰：「卿才智淵博，事朕祖考，著忠三世，故朕引卿以自近。卿宜盡忠規諫，勿有所隱。朕雖或時忿恚，不從卿言，然終久深思卿言也。」嘗指浩以示新降高車渠帥曰：「汝曹視此人尪纖懦弱，不能彎弓持矛，然其胸中所懷，乃過於兵甲。朕雖有征伐之志而不能自決，前後有功，皆此人所教也。」又敕尚書曰：「凡軍國大計，汝曹所不能決者，皆當咨浩，然後施行。」

秦王暮末之弟軻殊羅烝於文昭王左夫人禿髮氏，暮末知而禁之。軻殊羅懼，與叔父什寅謀殺暮末，奉沮渠興國以奔河西。使禿髮氏盜門鑰，鑰誤，門者以告暮末。暮末悉收其黨殺之，而赦軻殊羅。執什寅，鞭之，什寅曰：「我負汝死，不負汝鞭！」暮末怒，刳

其腹，投屍於河。

夏主少凶暴無賴，不為世祖所知。是月，畋於陰槃，登苛藍山，望統城泣曰：「先帝若以朕承大業者，豈有今日之事乎！」

十一月，己丑朔，日有食之，不盡如鉤，星晝見，至晡方沒，河北地暗。

魏主西巡，至柞山。

十二月，河西王蒙遜、吐谷渾王慕瑰皆遣使入貢。

是歲，魏內都大官中山文懿公李先、青冀二州刺史安同皆卒。先年九十五。

秦地震，野草皆自反。

太祖文皇帝上之中元嘉七年（庚午，公元四三零年）

春，正月，癸巳，以吐谷渾王慕瑰為征西將軍，沙州刺史、隴西公。

庚子，魏主還宮。壬寅，大赦。癸卯，復如廣寧，臨溫泉。

二月，西卯，魏平陽威王長孫翰卒。

戊辰，魏主還宮。

帝自踐位以來，有恢復河南之志。三月，戊子詔簡甲卒五萬給右將軍到彥之，統安北將軍王仲德、袞州刺史竺靈秀舟師入河，又使驍騎將軍段宏將精騎八千直指虎牢，豫州刺史劉德武將兵一萬繼進，後將軍長沙王義欣將兵三萬監征討諸軍事。義欣，道憐之子也。

先遣殿中將軍田奇使於魏，告魏主曰：「河南舊是宋土，中為彼所侵，今當修復舊境，不關河北。」魏主大怒曰：「我生發未燥，已聞河南是我地。此豈可得！必若進軍，今當權斂戍相避，須冬寒地淨，河冰堅合，自更取之。」

甲午，以前南廣平太守尹沖為司州刺史。長沙王義欣出鎮彭城，為眾軍聲援。以游擊將軍胡簉戍廣陵，行府州事。

壬寅，魏封赫連昌為秦王。

魏有新徙敕勒千餘家，苦於將吏侵漁，出怨言，期以草生牛馬肥，亡歸漠北。尚書令劉絜、左僕射安原奏請及河冰未解，徙之河西。向春冰解，使不得北遁。魏主曰：「此曹習俗，放散日久，譬如囿中之鹿，急則奔突，緩之自定。吾區處自有道，不煩徙也。」絜等固請不已，乃聽分徙三萬餘落於河西，西至白鹽池。敕勒皆驚駭，曰：「圈我於河西，欲殺我也！」謀西奔涼州。劉絜屯五原河北，安原屯悅拔城以備之。癸卯，敕勒數千騎叛，北走，絜追討之；走者無食，相枕而死。

魏南邊諸將表稱：「宋人大嚴，將入寇。請兵三萬，先其未發，逆擊之，足以挫其銳氣，使不敢深入。」因請悉誅河北流民在境上者，以絕其鄉導。魏主使公卿議之，皆以為當然。崔浩曰：「不可。南方下濕，入夏之後，水潦方降，草木蒙密，地氣鬱蒸，易生疾癘，不可行師。且彼既嚴備，則城守必固，留屯久攻，則糧運不繼；分軍四掠，則眾力單寡，無以應敵。以今擊之，未見其利。彼若果能北來，宜待其勞倦，秋涼馬肥，因敵取食，徐往擊之，此萬全之計也。朝廷群臣及西北守將，從陛下征伐，西平赫連，北破蠕蠕，多獲美女、珍寶，牛馬成群。南邊諸將聞而慕之，亦欲南鈔以取資財，皆營私計，為國生事，不可從也。」魏主乃止。

諸將復表：「南寇已至，所部兵少，乞簡幽州以南勁兵助己戍守，乃就漳水造船嚴備以拒之。」公卿皆以為宜如所請，並署司馬楚之、魯軌、延之等為將帥，使招誘南人。浩曰：「非長策也。楚之等皆彼所畏忌，今聞國家悉發幽州以南精兵，大造舟艦，隨以輕騎，謂國家欲存立司馬氏，誅除劉宗，必舉國震駭，懼於滅亡，當悉發精銳，並心竭力，以死爭之，則我南邊諸將無以御之。今公卿欲以威力卻敵，乃所以速之也。張虛聲而召實害，此之謂矣。故楚之之徒，往則彼來，止則彼息，其勢然也。且楚之等皆纖利小才，止能招合輕薄無賴而不能成大功，徒使國家兵連禍結而已。昔魯軌說姚興以取荊州，至則敗散，為蠻人掠賣為奴，終於禍及姚泓，此已然之效也。」魏主未以為然。浩乃復陳天時，以為南方舉兵必不利，曰：「今茲害氣在揚州，一也；庚午自刑，先發者傷，二也；日食晝晦，宿值斗、牛，三也；熒惑伏於翼、軫，主亂及喪，四也；太白未出，進兵者敗，五也。夫興國之君，先修人事，次盡地利，後觀天時，故萬舉萬全。今劉義隆新造之國，人事未洽；災變屢見，天時不協；舟行水涸，地利不盡。三者無一可，而義

隆行之，必敗無疑。」魏主不能違眾言，乃詔冀、定、相三州造船三千艘，簡幽州以南戍兵集河上以備之。

秦乞伏什寅母弟前將軍白養、鎮衛將軍去列，以什寅之死，有怨言，秦王暮末皆殺之。

夏，四月，甲子，魏主如去中。

敕勒萬餘落復叛走，魏主使尚書封鐵追討，滅之。

六月，己卯，以氐王楊難當為冠軍將軍、秦州刺史、武都王。

魏主使平南大將軍、丹楊王大毘，屯河上，以司馬楚之為安南大將軍、荊州刺史，封琅邪王，頓潁川以備宋。

吐谷渾王慕瑰將其眾萬八千襲秦定連，秦輔國大將軍段暉等擊走之。

到彥之自淮入泗，水滲，日行才十里，自四月至秋七月，始至須昌。乃溯河西上。

魏主以河南四鎮兵少，命諸軍悉收眾北渡。戊子，魏碻磝戍兵棄城去。戊戌，滑台戍兵亦去。庚子，魏主以大鴻臚陽平公杜超為都督冀、定、相三州諸軍事、太宰，進爵陽平王，鎮鄴，為諸軍節度。超，密太后之兄也。庚戌，魏洛陽、虎牢戍兵皆棄城去。

到彥之留朱修之守滑台，尹沖守虎牢，建武將軍杜驥守金墉。驥，預之玄孫也。諸軍進頓靈昌津，列守南岸，至於潼關。於是司、豫既平，諸軍皆喜，王仲德獨有憂色，曰：「請賢不諳北土情偽，必墮其計。胡虜雖仁義不足，而凶狡有餘，今斂戍北歸，必並力完聚。若河冰既合，將復南來，豈可不以為憂乎！」

甲寅，林邑王范陽邁遣使入貢，自陳與交州不睦，乞蒙恕宥。八月，魏主遣冠軍將軍安頡督護諸軍，擊到彥之。丙寅，彥之遣裨將吳興姚聳夫渡河攻冶板，與頡戰；聳夫兵敗，死者甚眾。戊寅，魏主遣征西大將軍長孫道生會丹陽王大毘屯河上以御彥之。

燕太祖寢疾，召中書監申秀、侍中陽哲於內殿，屬以後事。九月，病甚，輦而臨軒，命太子翼攝國事，勒兵聽政，以備非常。

宋夫人欲立其子受居，惡翼聽政，謂翼曰：「上疾將瘳，奈何遽欲代父臨天下乎！」翼性仁弱，遂還東宮，日三往省疾。宋夫人矯詔絕內外，遣閽寺傳問而已，翼及諸子、大臣並不得見，唯中給事胡福獨得出入，專掌禁衛。福慮宋夫人遂成其謀，乃言於司徒、錄尚書事、中山公弘，弘與壯士數十人被甲入禁中，宿衛皆不戰而散。宋夫人命閉東閤，弘家僮庫斗頭勁捷有勇力，逾閤而入，至於皇堂，射殺女御一人。太祖驚懼而殂。弘遂即天王位，遣人巡城告曰：「天降凶禍，大行崩背，太子不侍疾，群公不奔喪，疑有逆謀，社稷將危。吾備介弟之親，遂攝大位以寧國家，百官叩門入者，進陛二等。」太子翼帥東宮兵出戰而敗，兵皆潰去，弘遣使賜翼死。太祖有子百餘人，弘皆殺之。謚太祖民皇帝，長谷陵。

己丑，夏主遣其弟謂以代伐魏鄜城，魏平西將軍始平公隗歸等擊之，殺萬餘人，謂以代遁去。夏主自將數萬人邀擊隗歸於鄜城東，留其弟上谷公社干、廣陽公度洛孤守平涼，遣使來求和，約合兵滅魏，遙分河北：自恆山以東屬宋，以西屬夏。

魏主聞之，治兵，將伐夏，群臣鹹曰：「劉義隆兵猶在河中，捨之西行，前寇未可必克，而義隆乘虛濟河，則失山東矣。」魏主以問崔浩，對曰：「義隆與赫連定遙相招引，以虛聲唱和，共大國，義隆望定進，定徒義隆前，皆莫敢先入；譬如連雞，不得俱飛，無能為害也。臣始謂義隆軍來，當屯止河中，兩道北上，東道向冀州，西道沖鄴，如此，則陛下當自討之，不得徐行。今則不然，東西列兵徑二千里，一處不過數千，形分勢弱。以此觀之，儜兒情見，此不過欲固河自守，無北渡意也。赫連定殘根易摧，擬之必僕。克定之後，東出潼關，席捲而前，則威震南極，江、淮以北無立草矣。聖策獨發，非愚近所及，願陛下勿疑。」甲辰，魏主如統萬，遂襲平涼，以衛兵將軍王斤鎮蒲板。斤，建之子也。

秦自正月不雨，至於九月，民流叛者甚眾。

冬，十月，以竟陵王義宣為南徐州策史，獨戍石頭。

戊午，立錢署，鑄四銖錢。

到彥之、王仲德沿河置守，還保東平。乙亥，魏安頡自委粟津濟河，攻金墉。金墉城不治既久，又無糧食。杜驥欲棄城走，恐獲罪。初，高祖滅秦，遷其鐘虡於江南，有大鐘

沒於洛水，帝使姚聳夫將千五百人往取之。驥紿之曰：「金墉城已修完，糧食亦足，所乏者人耳。今虜騎南渡，當相與並力御之。大功既立，牽鐘未晚。」聳夫從之。既至，見城不可守，乃引去，遂南遁。丙子，安頡拔洛陽，殺將士五千餘人。杜驥歸，言於帝曰：『本欲以死固守，姚聳夫及城遽走，人情沮敗，不可復禁。」上大怒，誅聳夫於壽陽。聳夫勇健，諸偏裨莫及也。

魏河北諸軍會於七女津。到彥之恐其南渡，遣裨將王蟠龍溯流奪其船，杜超等擊斬之。安頡與龍驤將軍陸俟進攻虎牢，辛巳，拔之；尹沖及滎陽太守清河崔模降魏。

秦王暮末為河西所逼，遣其臣王愷、烏訥闐請迎於魏，魏人許以平涼、安定封之。暮末乃焚城邑，毀寶器，帥戶萬五千，東如上邽。至高田谷，給事黃門侍郎郭恆謀劫詛興國以叛；事覺，暮末殺之。夏主聞暮末將至，發兵拒之。暮末留保南安，其故地皆入於吐谷渾。

十一月，乙酉，魏主至平涼，夏上谷公社乾等嬰城固守。魏主使赫連昌招之，不下，乃使安西將軍古弼等將兵趣安定。夏主自鄜城還安定，將步騎二萬北救平涼，與弼遇，弼偽退以誘之；夏主追之，魏主使高車馳擊之，夏兵大敗，斬首數千級。夏主還走，登鶉觚原，為方陣以自固，魏兵就圍之。

壬辰，加征南大將軍檀道濟都督征討諸軍事，帥眾伐魏。

甲午，魏壽光侯叔孫建、汝陰公長孫道生濟河而南。

到彥之聞洛陽、虎牢不守，諸軍相繼奔敗，欲引兵還。殿中將軍垣護之以書諫之，以為宜使竺靈秀朱修之守滑台，自帥大軍進擬河北，且曰：「昔人有連年攻戰，失眾乏糧，猶張膽爭前，莫肯輕退。況今青州豐穰，濟漕流通，士馬飽逸，威力無損。若空棄滑台，坐喪成業，豈朝廷受任之旨邪！」彥之不從。護之，苗之子也。

彥之欲焚舟步走，王仲德曰：「洛陽既陷，虎牢不守，自然之勢也。今虜去我猶千里，滑台尚有強兵，若遽捨舟南走，士卒必散。當引舟入濟，至馬耳谷口，吏詳所宜。」彥之先有目疾，至是大動；且將士疾疫，乃引兵自清入濟。南至歷城，焚舟棄甲，步趨彭城。竺靈秀棄須昌，南奔湖陸，表、袞大擾。長沙王義欣在彭城，將佐恐魏兵大至，勸義欣委鎮還都，義欣不從。

魏兵攻濟南，濟南太守武進蕭承之帥數百人拒之。魏眾大集，承之使偃兵，開城門。眾曰：「賊眾我寡，奈何輕敵之甚！」承之曰：「今懸守窮城，事已危急，若復示弱，必為所屠，唯當見強以待之耳。」魏人疑有伏兵，遂引去。魏軍圍夏主數日，斷其水草，人馬飢渴。丁酉，夏主引眾下鶉觚原。魏武衛將軍丘眷擊之，夏眾大潰，死者萬餘人。夏主中重創，單騎走，收其餘眾，驅民五萬，西保上邽。魏人獲夏主之弟丹陽公烏視拔、武陵公禿骨及公侯以下百餘人。是日，魏兵乘勝進攻安定，夏東平公乙斗棄城奔長安，驅略數千家，西奔上邽。

戊戌，魏叔孫建攻竺靈秀於湖陸，靈秀大敗，死者五千餘人。建還頓城。

己亥，魏主如安定。庚子，還，臨平涼，掘塹圍之。安慰初附，赦秦、雍之民，賜覆七年。夏隴西守將降魏。

辛丑，魏安頡督諸軍攻滑台。

河西王蒙遜遣尚書郎宗舒等入貢於魏，魏主與之宴，執崔浩之手以示舒等曰：「汝所聞崔公，此則是也。才略之美，於今無比。朕動止咨之，豫陳成敗，若合符契，未嘗失也。」

魏以叔孫建都督冀、青等四州諸軍事。

魏尚書庫結帥騎五千迎秦王暮末。秦衛將軍吉毘以為不宜內徙，暮末從之，庫結引還。

南安諸羌萬餘人叛秦，推安南將軍、督八郡諸軍事、廣寧太守焦遺為主，遺不從，乃劫遺族子長城護軍亮為主，帥眾攻南安。暮末請救於氐王楊難當，難當遣將軍苻南帥騎三千救之，暮末與之合擊諸羌。諸羌潰，亮奔還廣寧，暮末進軍攻之，以手令與焦遺使取亮；十二月遺斬亮者出降，暮末進遺號鎮國將軍。秦略陽太守弘農楊顯以郡降夏。

辛酉，以長沙王義欣為豫州刺史，鎮壽陽。壽陽土荒民散，城郭頹敗，盜賊公行。義欣隨宜經理，境內安業，道不拾遺，城府完實，遂為盛藩。芍陂久廢，義欣修治堤防，引河水入陂，溉田萬餘頃，無復旱災。

丁卯，夏上谷公社干、廣陽公度洛孤出降，魏克平涼。

關中侯豆代田得奚斤、娥清等，獻於魏主。魏主以夏主之後賜代田，命斤膝行執酒以奉代田，謂斤曰：「全汝生者，代田也。」賜代田爵井陘侯，加散騎常侍、右衛將軍，領內都幢將。

夏長安、臨晉、武功守將皆走，關中悉入於魏。魏主留巴東公延普鎮安定，以鎮西將軍王斤鎮長安。壬申，魏主東還，以奚斤為宰士，使負酒食以從。

王斤驕矜不法，信用左右，調役百姓，民不堪命，南奔漢川者數千家。魏主案治得實，斬斤以徇。

右將軍到彥之、安北將軍王仲德皆下獄免官，袞州刺史竺靈秀坐棄軍伏誅。上見垣護之書而善之，以為北高平太守。

彥之之北伐也，甲兵資實甚盛；乃敗還，委棄蕩盡，府藏、武庫為之空虛。它日，上與群臣宴，有荒外降人在坐。上問尚書庫部郎顧琛：「庫中仗猶有幾許？」琛詭對：「有十萬人仗。」上既問而悔之，得琛對，甚喜。琛，和之曾孫也。

彭城王義康與王弘並錄尚書，義康意猶怏怏，欲得揚州，形於辭旨；以弘弟曇首居中，為上所親委，愈不悅。弘以老病，屢乞骸骨，曇首自求吳郡，上皆不許。義康謂人曰：『王公久病不起，神州詎宜臥治！」曇首勸弘減府中文武之半以授義康，上聽割二千人，義康乃悅。

此北宋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